

虚受堂前汉书补注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師古曰中讀曰

仲曰縣吏給事平陽侯家

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曰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

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

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

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注先謙曰扶服即匍匐

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闈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婕妤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曰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王屬音

之欲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曰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

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諭曉也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補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

丹傳直入臥內皆是也顏此注及金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音莫戶反時光與金

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曰從

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補注齊召南曰注

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顯然先謙

光蓋其捕誅通也皆曰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師古曰即右將軍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

封三子事師古曰安猶焉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也讓責也

莽酰殺忽

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患光及莽則莽亦重臣也莽字稚叔天水人見公卿表

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

師古曰財與纜同

白晳疏眉目美須顙

師古曰晳潔白

也顙頰毛也晳音先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郎有僕射為諸郎長見百官表

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

師古曰自從也

天下想聞其風采

師古曰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

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其璽補注先謙曰通鑑此句下

有欲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顏注正釋收璽之故若無四字則召郎語意不完下文郎不肯授無根顏注文義亦無所承

各本皆脫賴通鑑存之胡注續志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官本注其作取

郎不肯授光

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師古曰多猶重也此事為多足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

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

人昭后之母也

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倖仔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

尚故云蓋主也補注先謙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

樂侯光時休沐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樂輒入代光決事

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

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已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已是怨

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

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太僕

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即以桀代之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桀為

及父子竝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親安女光

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燕

王旦自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

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

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

補注齊召南曰案武

五子傳作旦聞之喜上疏云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桀安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正得其言實燕刺王傳未及刊正耳先謙曰此正互文見義齊說過泥

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

孟康曰都試也肆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省言之則但

曰都下文云都郎屬是也孟訓都為試非

太官先置

師古曰供食飲之具補注

先謙曰太官掌御飲食有令丞屬少府二事皆言其僭

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

降還迺為典屬國

補注先謙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舉成數也

而大將軍長史做亡功

為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倣也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

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補注先謙曰胡注伺光出沐不在

禁中桀欲自從禁中下其事也

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補注先謙曰胡注當者以之自任也

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

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

之室師古曰彫畫是也補注何焯曰畫室即武帝畫周公負武王
朝諸侯以賜光光奉之於室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祿勳禁
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周壽昌
曰畫室當是殿前西閣之室楊倣傳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
謂樂昌侯王武云又云畫人有堯舜禹湯則知西閣畫古帝王
像故稱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青
界之畫古烈士重行書讚文苑英華盧碩畫諫曰漢文帝於未央
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豸益知漢宮殿皆
有圖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閣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
殿也先謙曰下文光不敢入至殿前而不入也如何說則畫室乃
光私室固非沈說移光祿勳禁止此時
無詔書亦非桀等所敢出也周說是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

桀對曰曰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

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已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補

注先謙曰耳語詞郎羽林皆郎屬也屬不當訓近胡調校尉呂來

未能十日燕王何已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

由一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据表尚書

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謁者為兩官明矣沈約宋志亦以為兩官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委也音臣之欲反其下亦同敢

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

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引羊外人

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補注先謙曰遂竟也言終委任之訖至也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

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昌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雖

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昌承宗廟言合光意光昌其書視丞

相做等師古曰視讀曰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

示做即揚做也

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

賀補注何焯曰史樂成光所親信故首遣之丙吉亦故大將軍長史也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

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曰問所親故吏大司農

田延年補注周壽昌曰光為大將軍在武帝朝無印綬官屬延年初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故稱故吏延年曰

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否師古曰光不涉學故有此問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否作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

甲曰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圖計師古曰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

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補注王念孫曰鄂亦驚也若以為阻礙不依順則上與驚字不相比附下與

失色二字不相連屬矣廣雅愕驚也燕策羣臣驚愕卒起不莫敢
意盡失其度今人猶曰驚愕曰愕然豈阻礙不依順之謂乎

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曰幼孤寄

將軍曰天下已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

漢之傳諡常為孝者已長有天下補注宋祁曰孝者下當添所字先謙曰添所字文不順宋說謬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師古曰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

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

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補注宋祁

曰受難改作處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

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已承宗廟

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補注先謙曰胡注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

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

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補注先謙曰胡注晉灼云長樂宮有温室殿黃圖温室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

謂長樂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補注先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温室也

黃門屬少府黃門令見表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

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

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

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補注錢大昭曰侍中為中朝官故稱

中臣朱一新曰臣當作常先謙曰云守王不須言侍守中臣二字史亦罕見据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則朱說是也

通鑑亦誤作臣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

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

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師古曰安馬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

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

如禧曰呂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曰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載陳列殿下師古曰陸載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曰次

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

相臣敞師古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度

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軍臣充國師古曰趙

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補注錢大昕曰即蔡義也儒林傳

義即臧今時所謂義為誼義即莊漢書項籍傳贊董仲舒夏宜春侯

臣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蒼梧王趙光子

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侯蘇昌

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

尉臣光師古曰李光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

翊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不知姓典

屬國臣武師古曰武官以故二千石與定策此奏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

亦然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

恐誤

學光祿大夫臣遷

師古曰王遷

臣畸

師古曰宋畸

臣吉

師古曰景吉補注錢大昭曰景吉即丙吉

也唐諱丙字故丙丁皆為景丁

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

師古曰竝不知姓也

臣夏侯勝

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太中大夫臣德

師古曰不知姓

臣印

師古曰趙充國子也

昧死言皇

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太子所召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

補注

錢大昭曰大當作天先謙曰官本大作天

已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

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

師古曰典喪服言為喪主也斬

縗謂縗裳下不縗直斬斬割之而已縗音步千反補注錢大昭曰典喪為喪主也下言賀服斬縗無悲哀之心顏以典喪服為句失

其指矣先謙曰官本注直下斬字不重胡注引顏刪服字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補

注沈欽韓曰喪服傳始死至葬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疏食

程瑤田喪服足徵記云疏食者稷食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案人君於子則稷食庶人則接云蓋葬前裁令毋絕粒餓死而已既葬始惡食不取飽至練後哀殺乃復其故量取飽而止不飲酒食

肉若侍於尊者亦食之矣通計前後故鄭注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子夏作傳時安知佛法所謂葷素之食顏不當以鄙俗習聞輕訾先儒經訓至此傳稱不素食又別一義管子禁藏篇果蔬素食當十石注果蔬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墨子辭過篇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然則居喪之禮亦不火食只以糲糗菜果為膳讀如春秋獻素之素亦不當以釋氏說為解使

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補注先謙曰內與納同始至謁見立為皇

太子補注何焯曰先立為皇太子則無明世宗不父孝宗之變矣此舊儀不可不素講也常私買雞豚曰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極前也

韋昭曰大行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不反之辭也

不封之得令凡人從官更持節師古曰更音工引內昌邑從官騶

皆見言不重慎也

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

往也自往之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音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

從師古曰更互執節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使

中御府令高昌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御府令屬少府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

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樞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也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

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

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經而輦游於池言無哀戚也

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

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

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遠據此輦道牟首

便誤用之乎補注劉敞曰輦道輦仁之牟首也杜預疑子謂牟首

岑牟也岑牟蓋鼓角士胄即禰衡為鼓吏所著者錢大昭曰吳都

當作魏都注是張孟陽非劉淵林先謙曰言納祀泰壹及祀宗廟

之樂人由輦道至牟首為樂耳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

牟首似孟說是泰壹見郊祀志

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祀

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

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

彘鬪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竝在未央宮

北補注先謙曰胡注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先召皇太后御

謙案此即龔遂傳所云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也

小馬車

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廢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補

注蘇輿曰黃圖有果馬廐述異記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魏志穢國出果下馬漢桓帝時獻之使官奴騎乘遊

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

后曰止

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

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

王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曰

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為良人者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引新序曰昌邑王治側鑄

注之冠十枝以冠賜師友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王曰王賜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餘冠冠奴虜是大王奴虜畜臣也又六

百八十二引新序曰龔遂諫云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為不可先謙曰諸綬詳百官表者字當衍變易

節上黃旄曰赤

師古曰曰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為常賀今輒改之補注沈欽韓曰東京之世皆承

用黃旄不敢改至董卓始改赤見袁紹傳注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

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沈沔荒迷也

詔太官上

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師古曰釋謂解脫也

復詔太官趣

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

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已為常

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

獨夜設九賓温室

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賓之禮

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

補注沈欽韓曰未滿既葬

三十六日之制故未祠廟

為璽書使使者持節已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

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

受璽已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

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已過失使人

簿責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已文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

漢制度臣做等數進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做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

音辭阮反又音字阮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籍

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籍作藉案本書籍籍通作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補注先謙曰

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

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補注先謙曰未見高廟而受命不可已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太祝已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已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

下師古曰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子子道篇作四人家語三恕篇作七人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天子迺即持其手師古曰即就也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

補注宋祁曰西疑作四先謙曰漢紀通鑑作西

曰愚戇不任漢

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補注何焯曰自送至邸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

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慎也不審其素行於置後之始此則不學為之

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

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

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呂政

師古曰言不豫政令

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

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陳景雲曰出死出獄

赴市也又見張敞趙廣漢傳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補注何焯曰誅其尤無誼

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已濫乎然觀其臨死之言則昌邑羣臣亦謀為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懣改圖

史家使人得諸言外耳

光坐庭中會丞相呂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

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補注念孫曰太宗當為大宗各本皆誤王先慎曰宣紀太作大不誤擇

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

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補注王先慎曰宣紀躬作操慈仁愛人

可曰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曰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補注王念孫曰御衣當為

御府衣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

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遽賜御衣也宣紀正作賜御府衣先謙曰通鑑作御衣蓋承其譌脫太僕曰軫獵車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解並

零軫音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守節秉誼已安宗廟其已河北東武陽補注先謙曰河北河東縣在今解州

芮城縣東北一里東武陽東郡縣在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

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

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

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補注齊

案范明友為未央衛尉鄧廣漢為長樂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

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補注何焯曰光懲燕王上官

居中以自衛不思時勢遞變權重勢逼之難故使其子孫黨親典兵滿盈致禍又基於此不涉學之患也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

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

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

分國邑三千戶已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

病祀補注先謙曰去病子嬪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奉其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

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

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賜金錢

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

縷要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梓宮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

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宮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

故亦稱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

梓宮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

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榿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

如氏以為榿木名非也補注劉敞曰以次言之先親身者衣被次

梓宮次便房次題湊次外藏則當以如說為是也且出漢儀注宜

以為信爾今但云曲室果何用木為之置於何所耶自是臆說耳

宋祁曰小柏室也姚改小曲室也以為梓木姚改以為榿木沈欽

前漢六十八

十一

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東園

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

温明中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

主作此器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温明下有秘器二字而今本脫之

据服顏二注皆是釋秘器二字後孔光傳光父霸薨賜東園秘器

光薨賜乘輿秘器師古皆無注以注已見於此篇也御覽禮儀部

三十二引此已脫秘器二字文選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此正

作東園温明秘器漢紀同書鈔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已輶輶

安禮儀部引温明秘器漢紀同書鈔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已輶輶

車文穎曰輶輶車如今喪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

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

光輶以輶車駕大廡白虎駟以輶車駕大廡白鹿駟為倅師古曰

輶輶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為喪車耳輶

東園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葉松身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柏葉松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蘇說非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樅音七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反字亦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作栝

温明

主作

光薨

三十二

作東園

安禮儀

車文穎

以輶輶

輶輶本

去其一

呼之耳

陵在西安

茂陵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

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

思光功德下詔曰補注宋祁曰此詔紀中已有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

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有字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

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補注王先慎曰宣紀三公下有諸侯二字定萬世冊已安

社稷補注先謙曰冊同策天下蒸庶咸已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

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

讀日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

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

瑩制而侈大之師古曰瑩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

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竝失之盛

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

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廣治第室作乘輿輦

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

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

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輻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

重車而大者也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為輦后居宮中從容所乘此

則以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魏獻

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及此傳乘輿輦皆略

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雖異而皆有輪皆以人

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為不

便乃前後皆以人輦之如今之轎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

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妤好乘輦輿皆以茵四人舉加畫

繡網馮黃金塗

如涪曰網亦茵馮所謂馮者也黃金塗輿輦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所謂作謂所是

也輿作於引宋祁曰於姚改輿

行安不搖動也

著音張呂反

侍婢已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

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晉灼曰漢語

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

者子都之名補注周壽昌曰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

者子都之名補注周壽昌曰以情事推之疑東閭氏無子僅一女

爲上官安妻顯生子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

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

今鴻臚所收職名先謙日黃山見東方朔傳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

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

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

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

間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間音居覓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

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補注先謙曰躡與躡同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曰謂

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補注何焯曰上下之情通則權復歸王室羣臣進見獨

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

皇后補注先謙曰官本不重立字引宋祁曰微字上別本更有立字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

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者乳音而樹反補注錢大昭曰宣紀作女侍醫

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

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已實

語光光大驚補注宋祁曰語疑作告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

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傳同此文注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署也二注並出師古之手而判然不同

胡三省云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於帝耶李

奇說是也光薨後語稍泄補注宋祁曰稍下疑有漏字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

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

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補注宋祁曰次字下當有女字數

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

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

府補注錢大昭曰此少府是長信少府見本紀更曰禹為大司馬冠小冠補注先謙曰胡注大司馬

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

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補注宋祁曰使禹官名字刪又官字名下當添為字先謙曰通鑑亦無為字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

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

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已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補注何焯曰禹先收其兵權

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補注周壽昌曰此禹為右將軍時之長史也大司馬無官屬宣即前太中大夫護喪事者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

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補注

周壽昌曰右將軍金印紫綬禹拜右師古曰不自省令人不省死有過也補注先

將軍至是罷職僅領大司馬虛銜謙曰官本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師

注也作耳

曰言今何得復如此也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

曰官本考證云李种公卿表作李仲字季主雒陽人始元元年為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事詳杜延年傳左馮翊賈勝

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補注周壽昌曰仁字中孫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

補注朱一新曰竟當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是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

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補注周壽昌曰使疑史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百官

百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

似也補注王念孫曰師古之說甚迂亡如猶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視丞相也東方朔傳贊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蔑與亡一聲之

轉史記范睢傳索隱亡猶輕蔑也宣元六子傳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論語雍也篇蔑作亡論衡問孔篇又

作無無與亡古字通故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

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已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

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

變易大將軍時法令已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

生多窶人子

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補注朱一新曰爾雅窶貧也詩北門毛傳窶無禮也疏謂貧窶無可為禮

師古加而字義不晰

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

師古曰善音許吏反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

讎之

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

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

補注何焯

曰對或作封誤也後因上書屏不奏乃上封事耳先謙曰官本對作封通鑑作對

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

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

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

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使作下引宋祁曰輒下添使字

不

關尚書

補注何焯曰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一時以防權臣壅蔽然自此浸任宦豎矣成帝以後政出外家有太后為之內主故宦豎不得撓不然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

權宜之制偶然一用事過隨復舊章乃不至左右近習得以干政

耳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

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師占曰謹

眾聲也音計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計作許

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白實告山雲禹山

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

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

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

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

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補注何焯曰褚先生建元

張章故潁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臥

馬櫪間夜聞養馬奴相與語言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上書告反

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

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會

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為上官太后為姨母遇之無禮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以下為作於是

馮子都數犯法上并曰為讓師古曰總以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此事責之也

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

捕蘇林曰且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第中鼠暴多與否亟下捕之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且作亟

人相觸曰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鴟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耳非

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鴟音羽驕反謙曰官本注止作正引宋祁曰正天子姚改正天子第門自壞雲

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

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

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弃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曰此罪也謀

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曰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

左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為上書

獻城西第入馬千匹呂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

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

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補注先謙曰此言其株連之多通鑑

作數十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

陽侯雲謀為大逆師古曰解在宣紀也朕曰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

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

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誅誤百姓賴祖宗神靈補注先

宗官本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誅誤

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呂語期

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

呂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

闕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補注先謙曰願

炎武云注非也此如詩無言不讎之讎左傳憂必讎焉注讎猶對也律歷志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讎也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伍被傳忠不終而詐讎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頗不讎王念孫云晉說是也爾雅讎匹也廣雅等匹讎輩也與晉說讎等義一而已召誥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是讎為相等之義也此言張章諸人皆讎有功則讎當訓為等不當訓為對故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若詩之無言不讎左傳之憂必讎焉則與此訓為等者異義至所引律歷志以下諸條則去此益遠矣

封章為

博成侯忠高昌侯暉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

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

在人之右眾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

之而又行曰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曰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

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

積薪補注何焯曰突當為窠式林反與突字寔字異義玉篇所分甚明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

其薪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說山訓滄于髡之告失火高誘注滄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焦

頭爛額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

為上客師古曰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灼謂被

燒炙者也行音胡浪反補餘各曰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師古曰

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今論嚮次下亦同也

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頰為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

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

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

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

也上上迺賜福帛十疋補注王念孫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僅

通鑑作十四匹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居處後曰為郎宣帝始立

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補注先謙曰胡注漢上內嚴憚之若

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

近焉

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斬反

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

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冢

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

戶

金日磾字翁叔

師古曰磾音丁奚反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師古曰休音許虯反屠音儲

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

屠王祭天金人

補注宋祁曰去病傳作天祭金人

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

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

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

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曰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

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

師古曰方

於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

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

師古

曰視宮人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

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

案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補注宋祁曰病疑作母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日磾題其畫日磾

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

帝弄兒常在旁側補注王先慎曰旁即側也二字不當連文疑旁是帝形近而誤弄兒或自後擁

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曰

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

日磾頓首謝具言所由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曰及

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於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已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

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

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中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

旦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西征賦注御覽人事部五十八引此

並作上臥未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厠心動師古曰奏

起漢紀同向也日磾方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以俟之或据御覽四百十七引作臥

內以為坐當作臥但上之臥內日磾何敢遽入且何羅見日磾在

臥內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足据也如此文作臥內顏解

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刃於衣襲

中也襲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讀曰趨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補注先謙曰臥內

古袖字

即臥室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

詳見上唱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並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

磾摔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摔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

晉說是也摔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卧輪當改卧輪沈欽韓曰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注乞作兀得

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日磾自在左右目

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

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篤厚也及上病屬霍光呂輔少主師古曰

曰屬音之欲反補注宋祁曰及上下當添疾字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為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光呂女妻日

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秭侯師古曰秭音丁故反

補注沈欽韓曰說文作庇云濟陰有庇縣明志兗州府城武縣南有廢秭縣日磾呂帝少不受封補注

曰以帝少不受封安得來王忽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

自相貴之謗大將軍識不逮也

禪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已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

曰敬侯日禪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

補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脫之百官表云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

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為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

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古師

曰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宣帝甘露四年程侯金賞為侍中太僕距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

氏有事之始賞祇為侍中未任太僕也王文彬曰賞去妻乃上亦

特筆不必與上為太僕連文錢說過泥先謙曰官本芽作牙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

封建孫當為程侯奉日禪後初日禪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

門郎早卒日禪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

顯封侯

安上

補注先謙曰官本並與上連文

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

師古曰與讀曰豫

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

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

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闔也

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

哭今明

補注錢大昭曰哭今當作明岑南監本闕本皆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

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

輿車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當是先後任此兩職不重言都尉者省文也

至衛尉

補注先謙曰敞以成

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為水衡次年陽朔元年為衛尉見公卿表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

憚之唯上亦難焉

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補注先謙曰唯與雖同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

難之也顏訓誤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

郎使主客師古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表大鴻臚屬無此官敞子涉本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待幸綠車載送衛

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拜子為侍中以此車

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

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續志皇

孫綠車如云幸綠車不成文義須臾卒補注先謙曰据表敞卒於陽朔四年

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

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

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郎將師古曰以其出使匈奴故拜為匈奴

奴下應有拜字各本俱越騎校尉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官本作關

脫惟凌本有宜從之內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

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補注先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

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哀帝卽位爲太中大夫給事

中欽從父弟遷爲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

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補注王文彬曰欽使疑當作使欽職辦擢爲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

平帝卽位徵爲大司徒司直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馬案哀帝時更丞相爲大司徒丞相有司直

大司馬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史不聞有司直也先謙曰官本作大司馬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孔光呂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呂家世忠

孝爲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

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如淳曰宗伯姓補注先謙曰鳳字君房見表入

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呂內

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塞止也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初當

曾祖父曰禪傳子節侯賞補注錢大昕曰功臣表失載賞諡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卽莽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

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於大行也。鄧展曰當上

南為太夫人恃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名下無也字。

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

殫功亡有賞語當名為曰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

晉灼曰當是賞

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

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

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

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太夫人遂尊其祖父以續日。殫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

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祖父作父祖。時甄邯在旁庭叱欽

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

劾奏曰欽幸得曰通經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

師古曰重

音直

知聖朝已世有為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

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服厥辜太皇

太后懲艾悼懼

師古曰艾讀曰艾。又創也。

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

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曰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

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殫後

成爲君持大宗重

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宋祁曰從成姚本作後成

則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卽數揚言殿省

中教當云云

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

當卽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

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

補注宋祁曰頗惑當作疑惑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稔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卽罪

師古曰卽就也

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

邯已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

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已明爲人後之誼益

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

師古曰形

也見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

師古曰仆

頓也音赴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

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

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卯謀晉灼曰不揚其

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

宗族誅夷師古曰財與纜同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補注何焯

曰昭宣之際有推霍光為霍叔後者其語殊謬足累光之誠節詳見史記三代世表後褚少孫所記班氏特畧舉於贊中以傳疑亦

兼以為微戒云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

已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已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終

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統志趙充國宅在秦州清水縣北

二里先謙曰上邽今秦州西南後徙金城令居 師古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始為騎

士呂六郡良家子 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

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

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

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

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

中何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三

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

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

上有自字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

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擊匈奴

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即此役

大為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

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即視字之誤今作見視者一本作視一本

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

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

補注

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

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

軍為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匈奴傳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

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要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為非計乃拜范

明友為度遼將軍亦充國為大將軍護軍都尉時事也充國為水

衡都尉公卿表在元鳳元年而遷後將軍在元平元年先謙曰百

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昭帝時霍

遷中郎將將

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故此稱大將軍護軍都尉也

屯上谷

屯上谷

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子亮反

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

穎

曰匈奴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

少府補注劉敞曰案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

無幾也先謙曰少時不詞劉說非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傳封

先謙曰盧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之而充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

曰行音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

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補注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

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齊召南曰案顏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渡

洛冲克克河在西甯府邊外西北青海源出噶爾藏嶺入西甯西

川邊內是為西甯河先謙曰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斥逐羌人不使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已聞充國劾安國奉使渡湟水北也

不敬補注先謙曰以其不詳審情實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

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壽昌曰前零豪所言雖經安國奏為充國所劾朝議故未許也

羌人乃緣前言抵法冒禁而渡故云抵冒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

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

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召問充國對曰羌人所召易制者召其種

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

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補注先謙曰胡注元鼎五年西羌反

攻安故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補注王先慎曰至征和五年補注王先慎曰

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傳貳師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收貳師屠以祠玩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

不得在貳師死後且征和無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五年五為三譌尤其明證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眾十餘萬

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擊居之曰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補注

先謙曰胡注謂本始五年為烏孫所破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補注先謙再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黎作犁設曰子女貂裘欲沮解

之師古曰設謂聞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間作開是其計不合補注先謙

曰諸國不與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

入窮水塞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即流沙地寰宇記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古之流沙澤鹽澤即蒲昌海

長阮長城之窟寰宇記故長城漢書謂之遮虜障在肅州酒泉縣

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淮南地形訓弱水出自窮石注窮石山

名在張掖北塞水也史記正義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案入此塞即罕开所居鮮水上矣晉書載記秃髮儁檀追沮渠蒙遜於窮泉

是南抵屬國補注沈欽韓曰此當為張掖屬國時金城尚未置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

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後者其計未成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欲擊鄯善敦煌呂絕

漢道師古曰充國已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補注沈欽韓

陽關在安西廳執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

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

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族殊矣开音口堅反

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益曰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

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

之也其下並同補注宋已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補注先謙曰兩府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已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縱兵擊其種人斬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

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補注劉奉世曰恐怒且

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

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顏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為怨字之誤也怨怒無所信嚮謂怨怒漢吏不親信而歸嚮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怨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遂劫略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已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

至浩亶師古曰浩音誥亶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先謙曰胡注縣名也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

湟水杜佑云漢浩亶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武縣西南先謙案在今西甯府碾伯縣東為虜所擊失亡車重

兵器甚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令居已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

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

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

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鄭氏曰險遙也三輔言也師古

曰險讀曰遙補注先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

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然羌戎小置唐蘭鄯廓州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屬老臣勿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渡輒營陳補注先謙曰胡注立營陳

則虜不得犯諸軍可以繼渡會明畢遂已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

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

虜已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文穎

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隋而夾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補注沈欽韓曰寰宇記鄯州湟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湟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甯衛東南有

峽石山亦曰湟峽又東有四望山亦曰四望峽夜引兵上至落

都服虔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据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亶縣有雒都谷沈欽韓曰即樂都南涼禿髮傷

檀所居因此名一統志故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曰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失載治所後書西羌傳和帝時曹鳳為

金城西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明志西甯衛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

日饗軍士師古曰日饗

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

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伎飛羽林孤兒胡越

騎為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

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補

注劉奉世曰並猶具爾羣聚不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曲解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為且邪蘇輿曰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具本作

俱下居民得並田

作注可證此並誤 卬 卬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

合疏捕山間虜

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司徒注胥伺捕盜賊也

疏胥字義並通先謙曰入校尉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

通轉道津渡

補注宋祁曰渡姚改作度初

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

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畱雕庫為質

補注先謙曰都尉卽金城西部都尉

充國

曰為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

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

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

小千錢又曰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曰威信招降罕

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極迺擊之師古曰微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微音工堯反補注先謙曰

通鑑作微其疲劇乃取之吳王淠傳欲以全制其極史記作以全勝制其疲極是以極為倦極班書義固有之時上已發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

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

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

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

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冊同策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

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曰上皆多羸瘦可益

馬食已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

鮮水上者

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即西海一名青海又名卑禾羌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仙海鹽池者

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遣李息徐自為擊平之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豪獻鮮水

海允谷鹽池地為西海郡

虜已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

補注先謙曰即疑既字之譌

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其妻子

師古曰豈讀曰但

復引兵還冬復擊

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師古曰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已下

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已為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

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

已一馬自佗負三

十日食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

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

裝兵器難已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師古曰商計度也補注宋

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

逐水少入山林

師古曰少古草字

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

守後隄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

師古曰復音扶

日反補注先謙而武賢曰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

至計也師古曰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

之縣師古曰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日絕

西域師古曰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

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

零之誅曰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

循和輯師古曰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曰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

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

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賜璽書

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

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

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獲麥後將如此邊兵少民

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呂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師古曰皆謂直錢之數言

其貴補注先謙曰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

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士上有將字而今本脫

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御覽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

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出將士皸瘃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

寒手足皸瘃足補今本之缺陳禹謨本刪注內將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呂歲

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補注劉奉世曰微無也讀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

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顏說案師古勝小敵

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

長且荀紀亦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言豈獨將軍

苟安人人皆欲為之與劉說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

兵四千人

服虔曰婁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婁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為侯奉世即馮奉世亡

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亡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

齋三十日食呂七月二十二日擊

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

補注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攸飛射士步兵二校益

將軍兵

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尉字當据補上文云詔印將八校尉是其證各本校下不空一字非先謙曰王校

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二校者言步兵中之二校耳若今言二營矣步兵止一校尉無二校

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通下文言步兵九校同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張晏曰五星

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補注先謙曰天文志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

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白兵象也出而高用兵

深吉淺凶坤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

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已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已安國家師

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 迺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

國先謙曰言安國得此賜書也 擇羌人可使使罕補注先謙曰擇 諭告已大軍當

至漢不誅罕已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 將騎四千及

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 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 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

有餘曹操注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

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爲人所引也補注蘇輿曰見虛實篇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飭

兵馬練戰士已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飭上有宜字坐得致

敵之術已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已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補注宋祁曰廢也姚改作廢棄先謙

曰通鑑注引作廢也臣愚已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已爲其計常

欲先赴罕开之急已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

瑞反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漢紀作一二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

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

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

又其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計作利曰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金城至長安一千四

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纔七日爾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驛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師古曰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作復還引宋祁曰復還一本作還復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

諭種人護軍已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

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語音于偽反

未卒璽書報令靡忘曰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

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

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

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曰

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補注先謙曰詔充國止養病獨遣破羌强

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曰待

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

兵出破軍殺將曰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補注

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小不必遂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

不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興法從事何國家之安

補注先謙曰漢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

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下

更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

穀斛八錢補注周壽昌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此每斛八錢是邊地也皆當宣帝時豐穰屢歲吾謂耿

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

制敵補注先謙曰通鑑作三百萬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謀也不得已而用兵釋罕开誅先零所謂

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零之議後策不行邊儲空虚故堅持屯田之議美人故敢為逆失之

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差下之作以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

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

曰言儻如此則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憂不獨在羌

聞兵者所曰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

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

工旱反補注沈欽韓曰孫子作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

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曰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曰為擊

之不便補注先謙曰官本也故作故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

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金城羌虜故田補注宋祁曰故田姚刪故

縣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字先謙曰通鑑有故字羌舊所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補注

昌曰金城郡為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足

徵壞敗不少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兵畱弛刑應募

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

及淮陽汝

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師古曰漕下曰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陔已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

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

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

為田者遊兵

補注先謙曰以衛屯田者

弓充入金城郡益

積蓄省大費

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蓄當為畜官本不誤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萬人一歲食

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積畜省費使穀足支一歲食也上文云令可至鮮水左

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義不相屬矣通典食貨志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

正作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

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

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曰全取

勝是曰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曰

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獸鹿唯薦草而就齊物論音義司馬云美草

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

班還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曰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

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補

注宋祁曰七十疑作五十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文彬曰不勞甲兵坐令解體臣謹條

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

曰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眾補注錢大昭曰貧漢紀作分案說文貧財分少也則貧亦有分意先謙曰

通鑑作貧仍以貧字為是 呂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

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周壽昌曰言民田與屯田同時並作兩

不相妨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已省大費

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補注先謙曰胡注縣西北即塞外 已眎

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已閒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閒讀曰閑補注先謙曰通鑑下下有先字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

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

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瘡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

之間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已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

伸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王言篇明主

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還師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已戒不虞十二也

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

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

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已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畱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

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已大小开有此言也補注劉奉世曰本始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

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爾先謙曰亡與母同言得母效前事否漢紀作得

無不分別人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

而并擊我耶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已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分餘不過七八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分作今是通鑑同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

之賞臣愚曰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

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曰望敵也音才消

反校聯不絕如涪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

之政六廢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弩飭鬪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燹火幸通執及并力補注先謙曰漢紀作烽火相連

勢足并力已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曰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已度虜且必瓦

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氏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粹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補注沈欽韓曰六韜

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

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

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做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補注先謙曰貶重胡注謂貶中國之威重非所已視蠻夷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

發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先謙曰通鑑從別本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已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

已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已明詔宜

皆鄉風

師古曰諭曉告之鄉讀曰嚮

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曰故出兵

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作不足以疑故出兵疑故者疑事也

篇註並日

宣帝以罕開前言而疑其生變故急欲出兵充國則謂

罕開雖有前言而既聞明詔宜皆鄉風無有異心不足因此疑事

而出兵也今本脫去疑字則文不成義漢紀孝宣紀正作坏臣竊

足以疑故出兵先謙曰官本效作校引宋祁曰校當作效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師古曰媮苟且也媮亦媮字補注錢大昭曰坊記云貴不媮於上鄭注媮或為

尺寸之功媮得避媮之便

媮說文媮疑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畱天誅

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

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孰計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臣

補注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議字

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

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畱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上已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畱屯田明年五月充國

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定計以定數計算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

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

曰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曰破壞補注

賜名也

宋祁曰然有識者已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

獲作坐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

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已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注言一時用兵

之事當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日餘命壹

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已其意

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

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首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補注劉奉世曰宣紀作

五月斬楊玉降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文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

豪楊玉首非首是與傳異者楊玉列首非上耳劉單主楊玉而獻

疑不知所謂王先慎曰首猶二字古通用史記樗里子傳仇猶戰

國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首諡本首呂覽權勳篇作公繇今本

紀作首誤失考先謙曰通鑑考異從傳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

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補注李慈銘曰為侯者帥眾

之下同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曰

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頴言先零作寇充國徙令居內地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以地理志考之神爵二年金城置

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

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為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

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竇固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

熾或以充國遷先零內地為非而不知金城非內地也不得不為

充國辨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

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先謙曰胡注丞相御宋祁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并後將軍為五府不可典蠻夷昭曰使酒應劭以為醕酒是也季布使酒難近灌夫

為人剛直使酒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

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師古曰醕音況務反師古曰即醕字也醉怒曰醕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無醕字微子篇云我用沈醕於酒釋文云以酒為凶曰醕先謙曰前師古誤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閑宴印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為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曰為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

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於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補注沈

欽韓曰晏子外篇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晉輿服志筆者白筆也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

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八座尚書荷紫

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襟

年說成王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齊書輿服志肩上紫袷

囊名曰契囊世呼為紫莎周壽昌曰案契即挈挈囊言可挈之以

行也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

所出杳荅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

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備顧問今無韋昭注而張安世傳

音八字引宋祁曰橐舊音丁各反今讀又音託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度之不令喪敗也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補注先謙曰胡注以破上書告印泄

羌希賞而格不行也

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

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

中也補注先謙曰既泄省中語又坐此罪

下吏自殺充國乞骸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於神爵二年書後將軍充國不

言何年罷免據此傳似即是神爵二年事而常惠傳言甘露中後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則充國雖以病免宣帝猶以

將軍待之終充國之身虛將軍位不置也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宋祁曰庭改作廷周壽昌曰庭廷古通用說見前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

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

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

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

平侯師古曰伋音汲補注錢大昕曰恩澤侯表失載此事初充國曰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

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

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

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

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曰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

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開於鮮水之陽也

營平守節婁奏封章

師古曰婁古屢字

料敵制勝

威謀靡亢

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

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

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張晏曰方叔邵虎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邵作召下同

詩人歌功迺列于雅

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

在漢中興充國作

武起起桓桓亦紹厥後

師古曰起起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文選作緒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

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已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歙侯戰

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歙改作胡陳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

相接据匈奴傳康居亦有翕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歙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

當有交戰事顏注似誤

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

耆國還為謁者尙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邊郡有長史

掌兵

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

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中兼車騎將軍

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

不然著車去騎為車將也齊召南曰案以文義推之敞後說尤長

車騎將軍位次大將軍未有以郎中兼者觀下文云轉為校尉遷

張掖太守即知非車騎將軍矣軍字顯是衍文又案百官表郎中

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衍一

車字耳沈欽韓曰案文衍軍字蓋辛慶忌為長史已六百石又舉

茂材為車騎將秩千石也下朝廷多重之者補注先謙曰轉為校

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

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

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

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質行正

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迺

師古曰迺

師古曰迺

師古曰迺

師古曰迺

師古曰迺

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為光

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

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補注宋祁曰注不寐下當添也字衛青在位淮南寢謀補注

先謙曰顧炎武云謂伍被言大將軍數將習兵未易當又言雖古名將不過是為淮南所憚也故賢人立朝折衝

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補注沈欽韓曰齊策蘇代說閔王曰百尺之

衝折之衽席之上說苑尊賢篇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

不豫設則亡已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已先

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

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

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謩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

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已兵革久寢

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言追何大其未

至而豫禦也補注劉敞曰衍災慶忌宜在爪牙官師古曰虞

度也言有寇難非意所度也其後拜為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

將軍補注先謙曰慶忌直諫救朱雲詳雲傳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

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補注王文彬曰言獨輿馬奢華餘皆從儉也為國虎臣遭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

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補注錢大昭曰茂字子淵由中

郎將遷見公卿表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

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

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曰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

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

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

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

補注錢大昭曰呂竟事見莽傳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

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

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

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為

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補注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

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時字引宋祁曰秦下當添時字郿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北王翦

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為強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補注先謙曰

頻陽馮翊縣今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五十里郁郅北地縣今慶陽府安化縣治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補注先謙曰義渠北地縣今慶陽府靈州西北成紀天水縣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杜陵京兆縣今西安咸

靈縣東南上邽隴西縣今秦州西南襄武狄道並隴西縣襄武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南狄道今蘭州府狄道縣治皆呂勇

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
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
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
地理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終

漢書六十九

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傅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

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呂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

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 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曰駿馬

監求使大宛

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太僕而百官表駿馬有令丞無監續志注引同後漢有左駿令亦無監疑此

監字為令丞字誤也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

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

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

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

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補注王先慎曰監上脫廐字功臣世系表義陽侯傅介子以平樂廐監使

誅樓蘭王斬首侯是介子實監平樂廐通鑑胡注謂平樂監

監平樂觀據誤文為說御覽二百一引有廐字猶未脫也 介子

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願往刺之

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呂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謂樓蘭國之譯人

漢使

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徧往賜之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

出金幣呂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

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密有所論

王起隨

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

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

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

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補注何焯曰光所遣也故無異議上迺下詔曰樓

蘭王安歸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傳作嘗歸必有一誤先謙案通鑑考異從紀及本傳

嘗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間為匈奴之間為候伺補注齊召南曰案西域傳云後數為匈奴反間

注云間音居莧反則此間字亦去聲注為匈奴之間當作為匈奴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為候伺上亦當更有候字官本注上間字

作言為作而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

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

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曰直報怨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言曰呂直報怨曰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故詔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不煩師眾

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

做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師古曰移

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滄曰移爾雅唐棟移也移園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移郭璞注云似白

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反姚本改并見拘畱十餘年昭帝時迺還

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還時僅拜為中郎或不久即遷是時烏

孫公主上書言補注錢大昕曰此傳與西域傳相同者幾三百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師古曰車

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

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

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

民去使使脅求公主師古曰脅謂呂威迫之也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

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呂救公主昆彌於是

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

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

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

語在匈奴傳曰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白

將翎侯呂下五萬餘騎

師古曰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

從西方入至右谷蠡

庭師古曰谷音鹿蠡音黎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名王騎將呂下三萬九千人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域傳作名王犁汗都尉千長騎以下四萬級

而匈奴傳作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

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

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

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曰當誅

師古曰謂失印綬及節為辱命

時漢五將皆

無功天子曰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

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曰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

風讀日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

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

人責其王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

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置猶放補注宋

也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

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曰惠為右將軍典

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惠隨蘇武在

卒計出使時年二十至諡曰壯武侯補注錢大昕曰傳國至曾孫

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補注何焯曰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

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

都尉西域都護案吉出自卒伍未必有官闕但為宏之從祖居在

山陰或可信也沈欽韓曰寰宇記都護門在會稽呂卒伍從軍數

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

師古曰彊力自張騫通

縣南二里即鄭吉遺宅樂史以為晉王薈傳謠

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

補注齊召南曰黎字應作犁傳寫誤耳先

謙曰譯音無定字諸傳黎犁通作本不畫一非誤也

至宣帝時吉呂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

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南道

師古曰鄯音善補注齊召南曰

案西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王庭西行至疏勒為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

也下北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

師古曰揮音纏使人與

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

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

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呂西

北道故號都護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

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

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

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

迎匈奴單于從兄日

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兜訾城在廢庭州境庭州城在火州

北四百
十里
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

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

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

中錄功臣不曰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曰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

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曰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

行二百步廷壽有力能曰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劭

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据地距曰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

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言拔爪

之戲蓋拔距之遺法補注宋祁曰注文堅字疑作擊字掣字疑作

擊字王念孫曰左思吳都賦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劉逵云拔

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師古之解拔距蓋本於此今案

投石拔距者石擲也投石猶言投擲也廣雅擲投也石擲也

也賈子連語篇提石之者猶未肯止是也荆軻引其也史記刺客傳

王燕策提拔距超距也故下文即云超踰亭樓史記王翦傳方投石

超距徐廣云超一作拔應劭以拔距為超踰是也距亦超也信八

年左傳距躍三百杜注距躍超越也呂氏春秋超亦拔也投石拔距

秋梅過篇注超乘巨蹄車上也巨與距同超距亦四字平列應

謂投石為以石投人劉逵謂拔距為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皆

非是先謙曰官本注二百步作三百步應劭是作應說是猶下言

有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注孟康曰弁手搏補

有也 呂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

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

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兖州府滋陽縣漢瑕丘縣宋大觀四年避先聖諱

改曰瑕縣尋又改為滋陽明成化間 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

易滋為嶷故城在縣西二十五里

欲家貧勾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勾乞也 西至長安求官

得太官獻食丞補注錢大昭曰太官屬少府數歲富平侯張勃與主膳食獻食丞百官表所無

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

不犇喪師古曰犇古奔字 司隸奏湯無循行補注宋祁曰循疑作脩 勃選舉故不呂

五

實坐削二百戶

補注先謙曰官本戶字在削下

會薨因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呂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論後復呂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

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

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

支呂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

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

音起厲反令與零同補注齊召南曰案呼偁匈奴傳作烏偁沈欽

韓曰魏志注魏略曰呼得國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堅昆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而此丁

令在烏孫中明有北丁令西丁令也呼偁即呼得李德裕會昌一

品集賈耽古今四夷述云黠戛斯古堅昆國先謙

日官本注無音字引宋祁曰偁字下當添音字
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
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
貢禹博士匡衡呂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制節之不皆稱

其所求也補注先謙今到支單于鄉化未溇師古曰鄉讀曰嚮不

曰官本制節作節制今到支單于鄉化未溇雜曰醇醇一也厚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正文作醇據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

顏注所見本亦作醇此溇字誤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

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靡不絕之義補注先謙曰官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捐弃不畜

師古曰畜謂愛養也補注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

先謙曰捐弃官本作弃捐使無鄉從之心從謂向化而從命也棄

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呂致

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

宜敢桀師古曰言郵支畏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

罪師古曰嬰猶帶也補注宋祁曰禽獸字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

師古曰沒一使呂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上

呂示朝者禹復爭呂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

奉世呂為可遣上許焉既至到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呂女妻郅支郅支亦呂女子

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曰脅諸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郅支數

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師古曰歐與驅同下皆類此補注先

謙曰官本歐作歐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曰

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郅支嘗破殺閏振攻破呼韓邪又殺伊利月屢破烏孫

兵故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

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補注齊召南曰案注稍誤蓋康居國水名而郅支來築城其地故

下文曰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也沈欽韓曰通典一百九十三康居國王亦在蘇薤城即都賴聲同案西域傳康居有小王五一曰

蘇薤王治蘇薤城隋書西域傳米國都那蜜水西曹國何國都那蜜水南皆舊康居地蓋那蜜水為彼土大水即都賴水先謙曰官

本注截上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

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

弋季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域傳奄蔡改名阿蘭聊北史西域傳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寰宇記十三州志

云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為一國謬也粟特温那沙皆闐蘇聲之轉胡廣所言誤也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弋季字

上當有音字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補注先謙

曰死屍省文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都死付其母都死謂都屍也與此同師古曰故為此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

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補注先謙

曰胡注武帝雖通西域匈奴猶役屬之至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咸屬漢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

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補注王念孫曰二國

當為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北擊伊列補注沈欽韓曰魏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

北寰宇記康居與粟弋伊列鄰接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二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師

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呂別於匈

奴也補注錢大昭曰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置服虔以為去中國二萬里未詳先
謙曰官本作且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反好戰伐
三十六國妙反又音匹妙反悍音胡幹反

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補注王念孫

雖所在絕遠本作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句上文曰支單于

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支單于分

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

守則不足自保承無金城強弩而言亡則無所之承所在絕遠而

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隸書離字或作離

聖相景君神陰當離墓訓書證篇離則配再正謂此也形與雖

相似因誤為雖荀子解蔽篇是以與治雖走而戶錫離漢書作調

雖上又脫去分字耳御覽職官部四十九不得其解而刪去雖

字謬矣漢紀正作支單于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補注先謙曰蠻夷無

支分離所在絕遠

全兵也下文到支城中以弓射外人似亦有弩下又云胡

兵弓弩不利頗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矣如發屯

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師古曰毆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保安也補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曰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議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都始然也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師古

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

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讀曰豫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

眾邪

師古曰沮止也壤也音才汝反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漢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呂為威聲也

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

軍分行別為六校

補注先謙曰胡注別分也揚威白虎合騎三校併副校尉戊校尉己校尉為六校

其三

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

文穎曰闐音填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有玉河蓋即闐池又隋西域傳有抱怛國通典引韋節

西書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案漢書陳湯征鄯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根實案今書作抱闐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王五曰奧鞞王
當卽抱闐記者互異不考耳周壽昌曰副王其王之副若匈奴中
左右賢王也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

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

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呂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

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勿抄掠間呼其貴人屠墨

見之師古曰間謂密呼也諭呂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

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呂為導補注先謙曰通鑑貝作真

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卽謂舅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呂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補注齊召南曰案都護不稱將軍延壽湯自稱

以耀遠人耳下文見將軍受事者同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荅報

延壽湯因讓之

師古曰讓責也

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

軍受事者

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補注周壽昌曰案匈奴稱貴臣為大人

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

師古曰忽忘也

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

師古曰罷

讀曰疲度音大各反

恐無已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補注何焯曰示弱以堅之使毋走下

郵支所云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為此語所給也

明日前至郵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傳陳

師古曰傳讀曰敷敷布也

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

師古曰織讀曰幟音

式志反

數百人被甲乘城

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鬪來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行反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

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

師古曰印讀曰仰

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

射殺之補注宋祁曰出外下疑有人字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己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自計無所往

而可郵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

且行而入內室補注周壽昌曰傳戰大內蓋傳呼大內諸人助戰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邪觀下走入大內知顏注誤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

穿塹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重木城中人也胡注中人木城中人也是以木城穿為句誤時康居兵萬餘騎

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音胡卧反補注先謙曰康居兵來

救者與乘城招呼者應和也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

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又都

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呂昇得者師古曰昇予也各呂與所得人昇音必寐反補注何

焯曰此云諸鹵獲以昇得者則湯無私焉下云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殆丞相御史誣枉之凡斬閼氏太

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也音胡本反昔有

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呂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能使郅支臣服也郅支單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注周壽昌曰精即晴也亦作暉陷陳克敵斬郅支首

及名王呂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

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師古曰橐街街名蠻夷邸在

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崔浩呂為橐當為橐橐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

呂示萬里明

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繁

音蒲何反

呂為鄧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

師古曰更

月

令春掩骼埋齒之時

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齒齒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齒師

古曰瓚說是也骼音工客反齒音才賜反

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

補注齊召南曰

案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為丞相自有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

呂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孔子誅之

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

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

欲呂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

師古曰

日與猶許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

師古曰不法者私自

取之不依軍法補注先謙曰胡注不法者以外國財物闌入邊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

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

日師入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今司隸反逆收繫

按驗補注先謙曰胡注當勞來而是為郅支報讐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已過軍補注先謙曰百官既至論功石顯匡衡補注

何焯曰匡衡之上冠以已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若如也

本作如是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議師古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補注先謙曰胡注帝初

矣故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已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師古曰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監城郭之兵師古曰

總持之也

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補注先謙曰荀紀作五

木城再重并土城為三重則作三是也下文谷永亦云屠三重城通鑑作三胡注郅支城案西域傳俱作劄侯師古曰劄拔也音劄師古曰劄字則此文歛字誤也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補注先謙曰胡注昆山指言崑崙山也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服

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

馳義稽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

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眾也焯焯盛也言車

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焯音他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兩音字此蠻荆亦當作荆蠻說詳賈捐之傳

嘉折首獲非其醜師古曰離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王者

出征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呂為善補注先謙

日官本非作匪通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

鑑同荀紀作非

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

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

既多受祉來歸白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

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吉甫薄伐自鎬而還王千里之鎬

猶曰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

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挫屈折也刀筆謂吏也非所曰

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

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有繼

絕存亡之功故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補注劉

效曰諱行事非辭也諱以上為句行事者言已行之事舊例成法

也漢世人作文言行事成事者意皆同錢大昕曰顏解行事為滅

項之事是也劉疑其不辭欲以行事屬下句淺陋可笑王念孫曰

行事二字乃總目下文之詞劉屬下讀是也行者往也衣傳及廣

雅往事即下文所稱李廣利常惠鄭吉三

近事近事亦往也儒林傳谷永疏曰近事大帝愍冊厚賜近事二

則大為不詞通典邊防十載而此疏亦以行則大為不詞然則行事為總目下之詞明矣若以行

錢以顏說為是劉說為淺陋失之矣春秋繁露序篇仲尼之作

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行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本書藝文志仲尼與左

邱明觀魯史記據行事劉向傳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司馬遷傳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李尋傳案行事考

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王尊傳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霍方

進傳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彼注亦誤解行事二字

皆謂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案劉說云漢時人言行事二字

云成屋壓殺人行事也盜孔子乃總目下之詞與陳湯傳之

殖傳序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匈奴傳贊察仲舒之論考諸行

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又云若乃征伐之功秦

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王莽傳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

敘傳王命論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又藝文志天文家有

漢五星彗客行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幹本脫漢日食月暈雜

事占驗八卷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幹本脫漢日食月暈雜

變行事占驗十三卷即李尋所云案行事考變歟也皆謂往事為

行事也又魏相傳云相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

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是所謂行事者即故事也又云故

以

來

事句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故事二字亦是總目下文凡漢書中故事二字之詞與行事文同一例先謙曰通鑑無行事二字蓋亦以諱行事相屬不詞而刪之下文云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行事之即近事

益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

散也而廛獲駿馬三十匹師古曰廛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

音廛而廛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復償其私

罪惡甚多孝武曰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師古

曰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

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曰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已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

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已優游而

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帥師古曰重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帥作率故隱忍而未有云

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已下

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

之糧已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

革之原息邊竟得已安師古曰竟讀曰境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

奉憲補注先謙曰謂奉法之吏奏當其罪狀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皆已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已為郅支

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

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

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

衡復奏湯曰吏二千石奉使補注先謙曰胡注湯為西域副校尉秩比二千石顓命蠻夷

中師古曰顓與專同不正身曰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

事不覆校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外域之事雖在赦前補注先謙曰胡注事在竟

寧元年七月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

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

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

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

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師古曰廉頗趙

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并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

沙幕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

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

之聲謹謹呂立動動曰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

都護忿邳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

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愾億義勇奮發

師古曰愾億愾怒之貌也愾音皮逼反補注沈欽韓曰方言愾愾滿也腹滿曰愾又臆滿也郭云愾臆氣滿之也億與臆憶通用師

古解為憤

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

怒非也古曰卒讀曰猝厲度也踰讀曰遙補注王念孫曰奔當為焱字之

誤也焱逝言如焱風之逝司馬相如封禪文云武節焱逝是也

遙集皆言其行軍之速若奔逝則非其旨矣此字師古無音則

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興屠三重城補注劉奉世曰

師焱逝朱一新曰案師古注踰當作險謙曰五當為三說詳上

恥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來

補注周壽昌曰言自漢建元以來也武帝始伐

匈奴建元始武帝故以為言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先謙曰胡注漢元謂漢初也

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

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呂織介之過賜死杜郵

師古曰地名也秦在咸陽西也

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

也喋血解在文紀補注朱一新曰喋即喋字唐人避諱缺筆先謙曰官本作喋

薦功宗廟

補注先謙曰官本宗作祖

告

類上帝

張晏曰謂呂所征之國事類告天也

介冑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補注

沈欽韓曰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

夫犬馬有勞於

人尚加帷蓋之報

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弃為蕪馬也敝蓋弗弃為蕪狗也

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

師古曰呂庸臣之禮待遇之也卒終也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師古曰介然猶耿耿

非所自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

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兵自救

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兵也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日不決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云為烏孫所圍惟元延中嘗被圍其時又非都護且不與

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同時此傳云會宗為烏孫所圍似當在陽朔中又攷公卿表王商於河平四年罷相以張禹代之其明年始改元陽朔使會宗果於陽朔中被圍則丞相乃張禹非王商矣以二傳參互攷之當有一誤或會宗傳陽朔字當為河平或此傳王

商當為張禹也

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

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呂會宗奏湯辭謝曰

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呂策大事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曰

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呂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呂言之

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

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

言憑城而守者主人之半可以敵客之倍王文彬云湯引兵法為客立論言必倍主人而後敵也胡兵以三當一是倍猶不敵半矣眾不足故無憂胡注未晰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曰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

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

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

音徒各反湯知烏孫氏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呂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曰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執

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曰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

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

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曰為武帝時工楊光曰所作數可

意師古曰可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曰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

孕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

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

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自古

為疆界也可徙初陵曰疆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曰下得均貧富湯

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

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後疑復之譌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自曰為憂責也

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

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

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曰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

古然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敝府臧空虚師古曰罷讀曰疲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熬眾愁聲故

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彬曰性生也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

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

師古曰徙人新所起室居

奏未下人曰問湯策

宅不得徹毋復發徙

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得徹二字倒王文彬曰注未邪字

正為得毋作訓是顏所見本尚未誤倒先謙曰官本得在徹下是

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

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

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

言父早死犯不封

補注錢大昭曰犯南監本闕本作獨先謙曰官本作獨是

母明君共養皇太

后尤勞苦

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

宜封竟為新都侯

補注沈欽韓曰竟當

作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

師古曰伋音汲參

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引

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

師古曰就其所居考問之補注

周壽昌曰即訊謂即時定讞也無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顏說非王文彬曰即訊來就鞫訊也先謙曰二說並通

恐下獄

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呂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韓曰范望

太元沈首注土為中宮下為玄龍已蟄而出是則玄門開也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曰非時

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

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為不道無正

法晉灼曰增壽姓趙也呂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豉反補注周壽昌曰劇事之最要者易事之稍平者

宜已此為罪輕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如今讞罪輕重補注先謙曰官本丞作

承無比者先呂聞師古曰比謂相比附也所呂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

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呂意相謂且復發徙

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

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

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

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

師古曰蒙被也屬音之欲反

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

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

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

明詔宣著其功

師古曰仍頻也

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曰此事蓋當

其年上書者附著耳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元實以此非附著也

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

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

師古曰趣讀曰促

獨丞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曰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

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曰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

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

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

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

曰揚漢國之盛補注王念孫曰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威

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作陳郅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稜文雖小異而字亦

威作夫援人之功曰懼敵棄人之身曰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

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

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涪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臯俊禽敵之臣獨有

一陳湯耳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補注劉放曰臯俊禽敵之

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臯善鬪故云臯俊猶言臯將也假使異世不

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曰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補注王先慎曰湯未受刑不得云鞭鞭疑貶音近而誤

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虞書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計

度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

呂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

有

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

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呂為國家

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

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呂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呂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侯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

百戶追諡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

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上邽縣屬隴西不屬天水即趙充國亦上

邽人傳曰隴西上邽人可證也此文疑誤錢大昕曰外戚上官皇后傳亦云隴西上邽人

竟寧中呂杜陵令五

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

補注沈欽韓曰百官表是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李延壽

車騎將軍許嘉大將軍王鳳右將軍王商

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

如涓曰邊吏三歲一更不言終

更皆是也師古曰更拜為沛郡太守呂單于當朝徙為雁門太守

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

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閱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

足下呂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

能甚休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呂喻師古曰言子

不待已曉告也補注劉放曰此言總領百蠻懷柔雖然朋友呂言

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

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

也終更亟還亦足呂復雁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

也師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音居力反踦音居宜萬里之外呂

身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

爲會宗所立德之

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

欲往謁諸胡侯止不聽遂至龜茲

謁城郭甚親附

師古曰謂城郭諸國

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降會

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

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

會宗發戊己校

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

眾亡去會宗更盡還己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

金城太守己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胡侯大亂徵會宗

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

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服虔曰人姓名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

孫傳以末振將爲安日弟此傳作兄誤周壽昌云案此下云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烏犁靡爲安日之子則此兄字乃轉

寫之謫非傳誤也

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

加

補注錢大昕曰案西域傳大昆彌胡侯難栖殺末振將漢恨不加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斬其太子番丘會宗以難栖殺末

振將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以爲堅守都尉是末振將實難栖所殺傳以爲病死者誤也

元延中復遣會宗

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

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隄之墊鄭

氏曰婁音羸師古曰墊音丁念反婁音樓補注沈欽韓曰鄭氏音婁為羸是猶能名其處師古妄改非也選精兵三十

弩李奇曰三十人人持一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呂末振將骨肉相殺殺

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

屬呂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補注錢大昕曰西域傳作

安犁靡烏安聲相近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

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呂下服

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食讀曰飢次下亦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呂付我傷骨

肉恩故不先告昆彌呂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

得便宜呂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師古曰寔

音竹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

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

王先慎曰据宣紀吉迎日逐破車師為都護在神爵二年吉傳亦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三年三當為二此與百官表作

地節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呂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並誤

呂恩信稱郭舜呂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褒孫建事見烏孫傳郭舜

事見康居傳褒字子上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

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

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易無行檢也募音蕩

其... 卒...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其... 事... 其... 不自... 娘...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終百八景執小... 漢書七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書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克反又辭克反補注宋

反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曰禮補注宋祁曰名聞州郡武帝末

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天漢二

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師古曰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

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師古曰視東至海曰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玉

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補注先謙曰官

本如下有似字標作標引宋祁曰注文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

當刪去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珮之玦也帶環似字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袞衣博

帶師古曰袞大裾也言著袞大之衣廣博之盛服至門上謁師古曰帶也而說者乃已為朝服垂袞之衣非也謁若今

通名也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二十二賈子

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補注所已衛身不可解

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謙曰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

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下據古人席地而坐

以示敬王文彬曰禮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厓也

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補注宋祁曰南本今乃承顏接辭補注凡

為吏太剛則折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

柔則廢威行施之已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勝之知

不疑非庸人師古曰敬納其戒深接已禮意問當世所施行補注宋祁

曰意南本作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側聽不疑

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

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

補注先謙曰孝王齊悼惠王肥子也澤與燕王旦及中山靖王勝孫長結謀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

覺收捕補注先謙曰因菑川靖子餅侯成告知發覺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

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

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涪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反理正幽枉也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

怒為之不食補注先謙曰官本同引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先謙案宋所見本蓋無故云然故不疑

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師古曰旒旌旗之屬

畫龜蛇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已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

也補注錢大昕曰冒即今帽字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此傳詣北

作冒補注先謙曰未央宮北闕也上書奏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公車

闕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

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呂備非

常補注沈欽韓曰是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注補

王念孫曰治要引此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並並皆也謂丞

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並不敢言是其證先謙曰

通鑑亦作並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猶徐也師古曰安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

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

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呂距蒯瞶也輒之義可呂立乎曰可柰何不呂父命辭王父命也補注衛太

宋祁曰注文柰何字上浙本有其字先謙曰官本輒作輒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補注先謙曰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

誼補注先謙曰句似未了疑有奪文通鑑作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漢紀作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繇是名聲

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巳不及也大將軍光欲巳女妻

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巳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

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

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補注王文彬曰竟究也謂窮

究先謙曰官本注人下有也字本夏陽人補注錢大昭曰故昭姓名方遂居湖

湖師古曰湖縣名曰巳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

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巳富貴師古曰幾讀曰冀即詐自稱詣闕

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

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補注王念孫曰案一下

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本有云字上言姓成名方遂此言一云姓張名延年

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

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于欽齊乘二疏宅在嶧州東四十五六里土人指以為宅

里羅滕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為宅

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

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

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曰賢

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

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

師古曰說

讀曰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

補注先謙曰胡注伯

即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先謙案伯蓋其字非謂尊之

曰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

護太子家上曰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

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

護太子家視陋非所曰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曰

淺陋

上善其言曰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從父從子稱父子

朝廷已為榮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宦至二千石

補注

先謙曰官本宦作官引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

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已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即曰父子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曰呂病而移居補注先謙曰一說非

滿三月賜告

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已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已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

屈輿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設上脫為字

麟奸文選西征賦注別賦注張協詠史詩注藝文類聚人部十二

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引此皆有為字先謙曰漢紀作為祖道通鑑

作設祖道設即為也似不必定加為字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補注宋祁日日字下疑更有日字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

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

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日子孫幾及君時頗立

產業基址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廢且盡補注先謙曰官本廢作費是宜從丈人

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吾言也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補

注周壽昌曰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師古說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吾作我莊嚴作嚴莊老人即日閒暇

時爲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我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

丙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日共衣食與凡

人齊今復增益之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李克曰富

者則貧者惡之先謙曰官本無人吾既亡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字引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

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漢紀十七無其字案南本浙本是也益其過生其怨兩

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意不完漢史孝宣紀正作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曰惠養老

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曰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

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補注先謙曰今沂州府郟城縣西南三十里其父

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

罹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世立生祠始此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

柰何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補注周壽昌曰女亦以丁口算故云少婦為丁壯其後姑自經死師

曰不欲累婦故自殺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

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于

公曰爲此婦養姑十餘年曰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

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疾去太

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朗反補注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

作前錢大昭曰黨古儻字伍被言黨可以徵幸揚雄傳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皆作黨於是太守殺牛自

祭孝婦冢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太守二字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神記于公辨東海

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而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

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歲孰郡中曰此大敬重于公定國

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曰選與御

史中丞從事補注宋祁曰與南本作爲浙本作與王文彬曰與讀曰預而師古無注則所見本當亦作爲治反

者獄曰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宋祁曰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卽位大將軍光

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

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于定國皆晚嚮經術故起獄吏致

宰相而無曹人維鵜之刺如丙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

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猶言亢禮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大昭曰

聲當作稱南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作稱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曰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補注劉攽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

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王念孫曰劉說是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為食遂以食酒為喜酒顏

又以為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八藝文類聚食物部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刑罰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

石漢紀同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何焯曰冬月請讞似今之秋審先

謙曰請治請讞官為廷尉十八歲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

本著作治請讞為廷尉十七年蓋從為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

公卿表作為廷尉十七年蓋從為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

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相違戾也拂

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定國明習政事

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補注先謙曰上可定國所議與言事者何涉官本言事者作天子皆三

字是也此涉下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

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曰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

曰五日一聽朝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

故云朝日也發不得恐負其殿故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寢漸也民多冤結

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

補注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王念孫曰案遠字是

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已

師古曰謂令長丞尉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趣其租已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

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已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

日悉也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已詔條

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已遭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

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已錯繆至是

師古

日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已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已誠對

師古

日言能防救已不宜各已實對

補注先謙曰不字斷句與否同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

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

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沈欽韓云補衡正說篇尚書說曰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任大總錄二公之事統大錄之重案此今

文尚書之說王肅及偽孔傳從之魏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周秦之敝俗化陵夷

師古曰言顏替也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曰記

補注周壽昌曰推類曰記皆緯不書所言此已開東漢信緯之漸

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

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

日夜惟思所曰未能盡明

師古

日所曰所由也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

補注沈欽韓曰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堯曰注此伐桀告天

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章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

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真古文應有之孔安國親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人

君雖任職何必顯焉

師古曰顯與專同事不專由君

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

補注先謙曰上言郡國下不得

復言郡牧官本郡作羣是

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遂稱篤

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

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者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曰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補注

日南本孝字由是曰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曰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補注先謙曰恩澤表恬嗣始定國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門補注先謙曰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

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唐書宰相

生瑒瑒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曰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注

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

所謂楚二龔古

曰曰爲大器也師古曰經明行修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宜於本朝任職也爲博士論石渠

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曰二職俱代

貢禹禹廣德爲人温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

夜反補注錢大昭曰聘禮鄭注藉謂縑也縑所以縕藉也匡張孔

馬傳贊曰其醞藉可也醞縕同亦作温藉義縱傳少温藉師古曰

言無所含蓄也史記作蘊藉王念孫曰服說及顏注義縱傳是也

温藉者含蓄有餘之意或作醞藉又作蘊藉不必分醞爲醞釀藉

爲薦藉也小雅小宛篇飲酒温克鄭箋飲酒雖醉猶能温藉自持

以勝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鄭注皆爲温藉重禮

也含蓄謂之温藉故和柔亦謂之温藉內則及爲三公直言諫爭

柔色以温之鄭注温藉也轉之則爲慰藉矣始拜旬日閒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畱射獵補注先謙曰事廣

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師古曰撞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師古曰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

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曰血汗車輪陛

下不得入廟矣

師古曰言不曰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曰見死傷犯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補注劉攽曰一說是也

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矣上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先謙曰官本注理作禮

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

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歐與驅同猛張騫之孫

補注先謙曰猛事詳劉向傳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補注先謙曰言當

如猛之得體

乃從橋後月餘曰歲惡民流

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

與丞相定國大

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

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曰為榮縣其

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曰示榮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曰泊小臣也補注劉攽曰致

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案故下誤沈欽韓曰白虎通致仕篇縣車示不用也先謙曰官本注榮下

有幸

平當字子思祖父已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當少為

大行治禮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大行令有丞一人治禮郎四十七人据此丞亦以治禮名也功次補大鴻

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枸邑令師古曰枸音詢已明經為博士補注周壽昌曰當治

尚書學於太子太傅林尊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

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曰附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

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

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

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

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迹謂求

其蹤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已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

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曰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補注先謙曰言字疑衍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

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子臨

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曰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

王季曰及后稷是不曰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曰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

所宜尊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補注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廟議所本然后稷始封之君有粒民之功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援此為比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曰立功立事則可

長年享國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西京所行偽泰誓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律然則傳於

無窮四字當所自撰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補注先謙曰事在成

帝河平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俵有

意者師古曰勞俵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俵者呂恩招徠也勞音盧到反俵音盧代反言勃海鹽池可

且勿禁已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煮鹽官不專也補注何焯曰弛鹽禁亦救荒一法不假轉饋賑濟之勞勃海亦可

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城在今漂榆

水藉鹽為業即其地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補注先謙曰官本稱

下有舉字引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遷

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復

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滄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已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已長首建忠策復下

公卿議封長當又已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

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已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

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

目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

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一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如注未有

也字李注無一字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有餘

罪今不起者所曰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曰

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

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

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

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補注沈欽

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駁之非也造酒法詳齊民要術稻梁稌黍粟各有釀法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君

其勉致醫藥曰自持後月餘卒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補注齊召南曰此但言由布衣呂文學升庸者耳不

然絳侯條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邪周壽昌曰晏為大司徒在平帝末年莽始建國元年晏為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

事詳莽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師古曰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

平太傅補注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曰王國人

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補注周壽昌曰李注在當作仕數年復入為大

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

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

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呂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大夫補注先

本作言上上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補注周壽昌曰成紀綏和

字屬下讀為大司空封列侯哀紀建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

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

復為大司空是大司空即御史大夫夫更名此云轉為大司空似未合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

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臣資

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寘溝壑師古曰埃古侯字補莽白太

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已輔國

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册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

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

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曰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殆之案

師古曰案音力瑞反

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

為任職臣

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補注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

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

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曉矜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

乃哀之哉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瑩獨意義自不同也吳仁傑

曰書大傳引孔子曰聽獄者雖得其清必哀矜之書曰哀矜哲獄

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及贊文皆出於此然哀鰥

哲獄刊誤讀為哀矜固合於大傳孔子之言至所謂務在哀鰥寡

以大傳哀孤獨矜寡等語推之疑班氏本文如此非後人所增也

蓋大傳前後文自設兩意孟堅因之耳鰥矜古字雖通而鴻鴈之

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鄭箋謂矜人為可憐之人則矜鰥又自

各辭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

師古曰遁與巡同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在

有恥下與上有讀字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

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宣二人立操有異於此矣補注何焯曰贊

并廣德言之
讀序傳可見

卷四十一

第...卷

皇...書

三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終

漢書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之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補注吳仁傑曰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

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無事實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

成實竊謂山谷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則猶有說諫武王非伐商乃遷鼎耳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

義士伯夷之屬是也餓於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所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顏用史記語實

之大非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本指

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周猶稱盛
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

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曰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而

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

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

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迹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

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補注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用不成字當作角齊召南曰田汝成云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亦猶

樂正裘牧仲之誤耳召南案杜甫詩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案角里用字宋史儒林傳崔嵬為直講太

宗願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嵬侷對曰臣聞刀用為角縮兩點為角嵬用上撇

一點俱不成字据嵬侷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非也宋云用不成字當作角俗本又誤角作角蓋緣不知崔嵬侷之論耳此

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曰待天下

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曰待天下

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

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補注先謙

曰谷口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

馮翊縣補注沈欽韓曰高士傳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

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

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曰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

而終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下同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呂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呂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呂善補注何焯曰易

不可以占險

斯正理也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得百才同閱歷也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

博覽亡不通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師古曰嚴周即莊周補注沈欽韓曰君平作老子指歸先謙曰

官本作十萬餘言

楊雄少時從遊學曰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

補注先謙曰呂與已同

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曰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詘也彊心曰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曰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曰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

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

盍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

孟康曰盍

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楊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補注蘇輿曰案荀子正名篇云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楊注執列班列也此執字與彼同義言何不取富貴班列名卿之位則名可庶幾也法言李注訓執為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隱

獲名而云豈其卿言不必貴為卿相非謂因親事名卿而取名也
班復申言黃綺等以未嘗仕而樹風聲是此以仕隱對舉尤其明

證顏注 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虐成其名

未晰 師古曰惡於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於京師

何也惡音烏 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巖湛冥孟康曰蜀郡巖君平湛深玄默

無欲也師古 曰湛讀曰沈 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久幽而不

改其操雖隨和何呂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氏璧也諸之也舉茲呂旃不亦寶

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揚雄之言也補注何焯曰以諸人事迹不備故總序之於傳

首蓋亦傳也以此為論者未讀序傳耳體與後牽連辭方郭蔣諸人例同蘇輿曰自或問至豈其卿見法言問神篇楚兩龔以下見

問明篇先謙曰官本注以作已 引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 白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

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已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

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已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補注齊召南曰吉為琅邪王氏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秦將王離子元避

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阜虞後徙臨沂都鄉
南仁里先謙曰阜虞在今萊州府卽墨縣東北五十里
少時學

明經補注先謙曰官本時作好是呂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

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爲主治庫兵者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

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

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

篇發發飄風貌揭疾驅貌制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怛字下疑

有怛字先謙曰毛詩揭作偈制作但据儒林傳吉學韓詩故與毛異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

之車也故傷之補注劉敞曰案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制制者蓋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

倒文取新古蓋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音房預補注宋

多如此不為誤謙曰通鑑胡注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

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呂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補注宋祁

曰一本無也字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爽自陝以西邵公主之當民事時舍於棠

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

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也芟

舍也蔽音必二反第音方味反芟音步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第作芟字同杜下有梨字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馮式擗銜臣瓚曰擗促也師古曰擗挫也音子本反補注先謙曰式與軾同銜馬勒也胡注馮讀曰憑

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吒字也音竹駕反手苦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紫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紫作紫身勞虓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

補注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薄師古曰侵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呂奐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奐

柔也音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宗尊也補注何焯曰宗本也又非所曰進仁

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補注沈欽韓曰

韓詩外傳天子居廣厦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

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檄車鉤心也檄音

其月反休則俛仰詘信呂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呂實下如

曰今人不行則剋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呂練臧專意積精呂適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

適和也於呂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

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補注宋

發疑作則福祿其轅而社稷安矣師古曰轅與臻同臻至也補注皇

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

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呂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

王大王於屬則子也補注先謙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疏廣與兄子受稱父子見廣傳於位則臣也

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呂上聞非饗

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

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

補注宋祁曰情疑作愴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先謙曰通鑑與此同

造行謂所作所行此自責之詞宋說不根

中慰甚忠

補注先謙曰數輔吾過使謁者干

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

師古曰從音子

用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中尉掌武職內史治國民

成帝後省內史令相治民

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

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呂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

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眾事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王念孫曰發謂發言

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為興舉眾事非也別本或加毋

有所言一句或改發為言皆非

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

願大王察之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

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大將軍抱

持幼君襁緥之中補注先謙曰官本緥作襁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亡呂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呂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

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

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畱意嘗呂為念補注先謙曰官

本嘗作常是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呂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

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呂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

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

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

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

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

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上德篇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先

謙曰官本注作不常值引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

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其務在於

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

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曰言治左右不正難曰化遠民者弱而不

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

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曰

正身也所使所曰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此其本也春秋所曰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也

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

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

行者也獨設刑法曰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

曰意穿

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補注王念孫曰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權時也案自在二字於義無取在當為狂

之誤言事不師古而自任權譎也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敝深難久行是曰百

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

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補注先謙古官本銷作消恩愛寢薄師古曰寢漸也孔子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

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

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

羣生安逸而壽考補注先謙曰官本濟作躋通鑑同則俗何且不

若成康壽何且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

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日趣趨向也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補注王念孫曰財猶少

也言惟陛吉意曰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補注

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真德秀云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父母之吉意以下史家撮其大意如此

道而有子是曰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

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

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誦

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曰褒有德

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曰貪財趨利補注先謙

曰官本作誅利引宋祁曰南本浙本作趨不畏死亡周之所曰能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曰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

端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

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

弟以父兄任為郎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俗字王念孫曰案南

本浙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驚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

之子弟為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衍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則所見本已誤治要及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

一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師古曰驚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

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刺下作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九字引

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補注王念孫曰子下脫弟字治

要御覽通鑑有周壽昌曰哀帝即位始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

外家及故人可厚呂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

明視天下呂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古者工不造瑠瑒商不通侈靡

師古曰瑒者刻鏤為文瑒音篆

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呂其言迂

闊不甚寵異也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呂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

昭字耳此義與高紀昭以利同

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

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

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

冠

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且作言

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

元帝

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

祠云補注何焯曰弔祠卽後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補注

何焯曰騶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絕學有錄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

說易令子駿受焉補注周壽昌曰駿不及梁邱駿補注孝廉為郎左

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賢之子經明行修宜顯補注厲俗

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卽對無所疑

專對雖多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補遷趙

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

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補注先謙遷少

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補注呂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而辭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

王不呂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

功績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

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

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

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

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補注先

謙曰盧文昭云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同抑首作抱首檀弓曾子寢疾病曾元曾

申坐於足申與華殆即一人亦何敢娶駿子崇呂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

能名建平三年呂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

無書放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補注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

先謙曰安成恭侯王崇太后母弟建始二年薨放寡居故得共養太后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哀帝呂崇為不忠誠策詔崇

曰朕曰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

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之美下

以太守超御史大夫是踰列次也

在位曰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

懷詐諛之辭

師古曰諛詐言也音虛袁反

欲曰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

專恣

師古曰錯置也

不遵法度亡曰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

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

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

婢所毒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傅曰附謂近幸也補注周壽昌曰不能正終故

除其國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讀是

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

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

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

師古曰一囊之衣也

不畜積餘

財師古曰畜讀曰蓄

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

傳王陽能作黃金

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

正失篇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呂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

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呂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免

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

夫補注先謙曰為石顯所薦詳佞幸傳數虛已問呂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

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

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補注王先慎曰宮女九人謂九嬪也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內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分居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師古曰凋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

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

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說詳賈山傳千里之內自給

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

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全且與下句不對漢紀孝元紀通鑑皆有

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孝文皇帝衣綈履革

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瑀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盛

補注先謙曰官本盛作甚通鑑同

臣下亦

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衣服履袴刀劍亂於主上

師古曰袴古袴字補注先謙曰

亂謂

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

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

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昭公語子家駒曰吾何僭哉

今大

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

化在於陛下

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曰反

臣愚曰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曰

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

物不過十笥

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音先嗣反補注先謙曰齊三服官解詳元紀

方

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

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

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補

注錢大昭曰三工官當謂考工室之一令二丞也百官表少府有

若盧考工室令丞屬焉表不言員數是為一令一丞矣然王吉傳

云補若盧右丞有右必有左若盧既有二丞考工室亦宜有二丞

如以地理志懷成都廣漢之工官為三工殊不知志言工官者尚

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

之顏以為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攷右工室不見於表東園匠則

專作園陵器物觀下文見賜杯案云云則非東

園匠所作明矣顏說誤先謙曰官本注漆作銀

東西織室亦然

先謙曰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令丞

成帝時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

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已賜食臣下**

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

師古曰食**是也今民大飢而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

師古曰食人之骸骨**所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

師古**字****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步馬習馬

孫恂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廐人職教駢攻駒注教

孫恂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廐人職教駢攻駒注教

孫恂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廐人職教駢攻駒注教

駢始乘習之也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

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呂嬃後宮師古曰此嬃字讀與寘同及弃

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

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呂後宮女置於園陵

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何焯曰宮人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宣循之遂爲故事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

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諒闇不言也先謙曰官本烏作惡胡注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

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呂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呂實地下補注

王文彬曰厚葬者爲虛擲地上之物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

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

日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畱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百茂陵平陵不言者已多老死也廢馬

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呂為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畱置之

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呂與貧民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

何焯曰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白損滅呂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

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也王

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難下也作矣監作鑒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獨可呂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揆

也度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

上音時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鮑宣傳倦倦音義亦同

掌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倦倦作倦倦是

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

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呂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

禹為光祿大夫

補注周壽昌曰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禹卒時以光祿大夫月餘遷長信少府旋遷御史

大夫數月而卒適八十一歲

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

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

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有田百三

十畝陛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

臣賣田百畝呂供車馬至拜為諫

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諫大夫

此八百石此脫此字考表注及後書百官領奉例無八百石比八

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

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考賴此猶存其數若以

十斛抵千錢則校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廩食

太官

師古曰謂太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繡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

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

脫比字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祿賜愈多其數而續志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

家日呂益富身日呂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伏古草字

自念終亡日報厚恩補注先謙曰官本恩作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

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

朝之臣也師古曰洿與汚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

有在家為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躡音顛

蹙躡也仆音赴仆頓也不白還者遂死也還讀日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

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

報日朕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孔子曰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師古曰孳與孜同孜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讀日冀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讀日歟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

師古曰言志趣不同

往者嘗令金做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

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曰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曰加

補注先謙曰辨

與辨同

傳曰亡懷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

疾曰自輔後月餘曰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

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曰為古

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

錢故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半由

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言布縷粟米力役之征盡之安有

口賦周禮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

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

人百二十以算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為口賦故援以解

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 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又言古者不曰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

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補注宋祁曰中農

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

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

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補注先謙曰商賈求利東西南

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而不

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少杷土手足胼胝師古

拔取也中古草字也杷手措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掉音才兀反已

杷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干反胝音竹尸反措音蒲交反已

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曰橐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

求不能供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曰賈

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曰

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

銀鑄錢之官亡復曰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除其租銖

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

豈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備可減其大半曰寬繇役師古曰繇讀曰徭補注周壽昌曰元紀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

就農百官各省費其長樂衛屬太后自不能省也百官表初元五

年六月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卒興紀傳俱合是宮衛罷

已三年當是禹為諫大夫時所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

祝良民曰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補注先謙曰官

本稟作廩注其作以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

曰諸曹侍中曰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

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

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補注先謙曰官本賊作賊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

其誅師古曰白明也疑者曰與民師古曰罪疑從輕也補注王文彬曰禮王制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又周

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

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民言殺殺之

言寬寬之此言與民亦當如禮所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未審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補注何焯曰孝文寬而有制所以異於仁柔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

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

日從讀日嗜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補注先謙曰謂權時之變法也使犯法者

贖罪入穀者補吏是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補注先謙曰漢紀官作國盜賊並

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

者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無於字是姦軌不勝補注先謙

日軌充之借字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

日操持也切刻也操音于高反補注劉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

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

師古曰諄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日何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日禮義為史

書而仕宦何曰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

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曰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

以使人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

桀補注先謙曰漢紀置作致置致同字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

俗之壞敗迺至於此是察其所曰然者皆曰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曰實及有臧者輒行其

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

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曰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

曰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

曰解讀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補注周壽昌曰顏音訓俱失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

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況乎曰漢地中為正知當讀本音亦作折衷衷中心也音義同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

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呂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欲為治者甚眾然而

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呂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呂先下

選賢呂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調古詔字放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

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則三王可侔五帝

可及唯陛下畱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

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

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

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

大結 反 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曰其子爲郎官至東郡

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

玄成傳補注先謙曰禮下官本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引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錢大昭云閩本有

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謙曰据下文勝彭城人舍武原人並隸楚國勝字君賓舍字君倩師古

日倩音干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名是聘舍爲常

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仕楚王非其所欲見飛蟲觸蜘蛛網而

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而也終其經業

勝爲郡吏三舉孝廉曰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字上疑有出字再

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補注

先謙曰今同州府蒲城縣東南五十里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補注錢大昕曰公卿

表作闔宗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亢父東平縣今濟甯州南五十里濟

陰郡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戈癸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有詔爲駕補注周壽昌曰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曰儉約

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迺復還勝光祿大夫師古

曰依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後歲

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

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

孔光等十四人皆曰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

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

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

從何議也勝曰將軍曰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

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曰手推

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

富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

耳禮不變也常悲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

曰采名君迺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

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對曰受夏侯

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補注先謙曰官本下謂作譜王念孫云恨讀為

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下文相非恨義同曲禮

也爾雅闕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

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

衣謂庶人道路之言耳何必以官府給使為白衣韓昌黎詩白衣

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人亭長掌固舊唐書職官志檢校省

門戶倉庫聽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

有也勝窮亡曰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

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

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錢大昕曰常前稱博士此稱大夫劉

疑之是也至以博士非中朝臣疑稱博士為誤則失之未攷漢時

博士多加給事中即中朝矣陳咸舉方正對策拜光祿大夫給事中翟方

進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此給事

中在中朝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媢謾亡狀師古

曰疾急也媢古惰字謾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

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

骨上迺復加賞賜呂子博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

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

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呂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

中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漢字游君綏和二年以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病為太中大夫見百官表王莽秉政

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呂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

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呂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呂教鄉里行道

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

及馬也食讀曰飮酒肉并飮其從者長吏呂時存問常呂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呂中牢補注齊召南曰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書

原文疑此八月當為正月之訛又案羊壹頭壹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先謙曰此本作一齊偶不照於是王莽依故

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

艾二人呂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

司年至則致仕所曰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曰

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

子即兄弟子也補注沈欽韓曰宋致仕蔭補之法同此大夫其修身守道曰終高年賜帛及

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補注

先謙曰官本攷證引孔武仲云龔勝邠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太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

舍如今驛舍也漢得人驛如此之嚴也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補注何焯

曰曼容名丹見儒林傳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

出於漢初龔舍曰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

頃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

原補注先謙曰楚國縣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

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舍曰王者曰天下為家何必縣官補注先謙曰官謂官舍也遂於

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

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補注先謙曰今陝州閿鄉縣東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

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魯詩教

授補注周壽昌曰承其師辭廣德之傳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

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已辨裝補注先謙曰辨官本作辨字同使者與郡太守縣

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已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

人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

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窗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東首加朝服挖紳師古曰挖

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挖紳故放之也挖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

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

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曰安海內勝對曰

素愚加曰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敬使

者故謂之使君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補注周壽昌曰要猶挾也使者挾莽威

勢以至曰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

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

問起居補注先謙曰官本壹作一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虚心待君

曰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曰報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曰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曰

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

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補注劉敞曰勝意一

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先謙曰顧炎武云古人
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是
動吾冢也蓋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

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

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呂香自燒膏呂明白銷

師古曰薰芳草補注沈欽韓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龔生竟

天天年補注周壽昌曰七十九死而謂之天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

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高城地理志作高成先謙案在今天津府鹽山縣

東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在今河間府河間

縣東北四十里俗名如林鄉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

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呂病去哀帝初大司

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

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

師古曰出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率不

依典制也補注沈欽韓曰舍宿鄉亭為眾所非補注周壽昌曰景紀中五年五月特

一馬則輶車庶人所乘也詔車駕衣服宜稱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張敞傳敞無

威儀時罷朝會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宣領

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

鉅鹿太守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

國令左轉下邳令蓋其制至後漢猶然也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

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曰諫大夫

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曰

師古曰

充塞朝廷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曰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

前乎補注先謙曰胡注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

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

音王位反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

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補注先謙曰漢紀敦作厚謂親厚之顏注未晰陛下欲與此共承天

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補注劉奉世曰共讀如字先謙曰官本恭作供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

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眾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惑鄧展曰不得其人使之天下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之字是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

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稅租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補注先謙曰稅租官本作租稅貪

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補注先謙曰並與傍同所謂因緣為姦也豪強

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

補注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

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

晉灼曰避古列字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

而追捕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當字通鑑有當字避作列漢紀同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

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

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

治獄深刻二死

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怨讎相殘五死

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

殘成化之所致邪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

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

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師古曰惻隱皆痛也

志但在營私家

稱賓客為姦利而已

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

曰苟容曲從為賢曰供

默尸祿為智

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補注先謙曰官本供作拱是胡注拱默拱手而默然不言也

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

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補注先謙曰宣蓋言徒知養賢為朝廷之

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百官表少府有太官令主膳食

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

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

惠亦當然也尸鳩拮掬也拮音居黠反補注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厭飽足也四字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

師古曰安焉也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多賞賜巨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

也貧人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

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如給書計從侍中已下

為蒼頭青幘補注沈欽韓曰蒼頭廬兒守舍兒也孫子注所謂家子漢舊儀掖庭有廬監續志注風俗通曰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

頭為史主賦舍守門戶先謙曰官本注如作奴是通鑑引同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

官不當加於此人此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

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呂移眾彊可用獨立補注蘇與姦人之

雄或世尤劇者也補注先謙曰宜呂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

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

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先謙曰胡注言經學有師法也也師古曰建立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補注先謙曰胡注司直

也圖謀也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

輸音式喻反可大委任也陛下前呂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

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

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注補

先謙曰官本太作大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讎怨已安身邪誠迫大義

官已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

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師古曰訥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

死節而已上已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

正月朔日蝕上迺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

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

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

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補注先謙曰今時民俗猶然足徵古

今人情不相遠也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

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仄古側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

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歎音倉說音

說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

陰不雨師古曰軒音干補注王念孫曰軒字從虫無義蓋字本作干干犯也因虹字而誤加虫顏望文為音也說文玉篇皆

無軒字莊子秋水篇還軒蟹與科斗釋文軒音寒井中赤蟲也亦與干日之義無涉廣韻軒字有寒音而無干音集韻軒音寒井中

赤蟲又音干蟲名一曰犯也蓋為師古注所惑先謙曰通鑑作干胡注犯也不用顏說此天有憂結未解民

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

葭音葭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曰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詔也賞賜

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呂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

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補注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

將作治第補注先謙曰將作大匠掌治宮室使為之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

時行夜者音下更反補注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補注先謙曰胡注為之供具也

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下可久

負補注先謙曰下字誤官本作不胡注暴殄天物以私嬖幸是謂負天厚之如此反所已害之也誠

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

官補注蘇輿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傳縣官年少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皆此義也後書劉盆子傳尚云當為縣官

何故如此可已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

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已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

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已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已興

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

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師古曰刻漏刻也間

空極竭芻芻之思師古曰芻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涪曰謹愿之貌也補注宋祁曰浙本無竭字沈欽韓曰方言純

芻好也郭云芻芻小好兒先謙退入三泉死亡所恨師古曰三重

也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

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官屬呂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沒入其車馬擢辱宰相事

下御史補注王念孫曰案擢辱上原有以字言哀帝以宣擢辱宰相遂下其事於御史也今本脫去以字則文義不明通典

職官十四無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御覽職官部四十八引此正作以擢辱宰相事下御史漢紀作宣坐擢辱宰相事下御

史文異而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補注周壽昌曰官官舍也禮王義同也

曰官先謙曰至司隸官止言官不言藻在官不俟履注朝廷治事處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

官舍猶之下吏止言吏不言吏獄也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補注宋

本無不道二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

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

欲入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

既被刑迺徙之上黨呂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

長帥也雄為之雄豪補江沈欽韓曰褚先生田仁傳任安以師古曰

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即此意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是遂家

于長子

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

風州郡曰臯法案誅諸豪桀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宣

及何武等皆死

補注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婿字

時名捕隴西辛興

師古曰詔顯其名而

捕與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

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宣不知情

補注宋祁曰情

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昕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知情者應坐罪不知情者不坐故揚雄傳云雄不

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當有其字蓋未攷漢律也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

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

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干旬反郇音荀

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補注周壽昌曰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見儒林傳莽傳

云尊字子虞與此作伯高異

皆曰明經飭行顯名於世

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敕同紀逡兩唐

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敝履空

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

呂瓦器飲食又曰歷

遺公卿

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被虛僞名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

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視呂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視視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

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

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呂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

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補注宋祁曰由字案注并贊注及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猶

二字王念孫曰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

明主之慕唐虞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

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使者呂聞

民傳論注御覽逸民部一引此皆有亦猶二字漢紀同

莽說其言不强致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居家呂經教授喜屬文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屬音之

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

隃麋扶欲反

風之縣也險音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末無也字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

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

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

戶卒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八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

求仲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逃名蔣元卿之去兖州還杜陵荆棘

塞門舍中有三徑不出惟二人從之游見嵇康高士傳周壽昌曰

渭水注汧水又東南逕隰麋縣故城南昔郭欽恥王莽之徵而遜

跡於斯此郭欽疑即郭欽欽與欽字近而譌也莽傳戊己校尉郭

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為從弟奇求蔣詡女

盛服送之詡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

以與賢者婚欲為此也魏志荀彧傳注昔蔣詡姻於齊栗融客卿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為大司空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補注齊召南曰宣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莽死漢更始徵竟較然不污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

呂爲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竟不受侯爵會赤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卽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

宣妻桓少君在列女傳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言發跡雖異同歸於道

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呂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芬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未無也字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

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呂失

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補注蘇輿曰言或得罪見誅滅也是故清節之士於是

爲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何焯曰言見幾先去爲莽所迫卒又死之台於孔子之經也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諛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
言不必信也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
郭欽蔣
謂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師古曰欽謂不仕於莽遯逃濁亂不汙其
節殊於紀逡及兩唐補注蘇輿曰絕謂相
懸遠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終

漢書七十二